

周明 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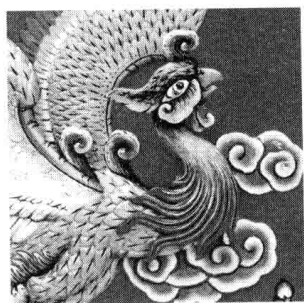
初见巴金
永远的柳青
不落的星
记忆，驶进往事的海洋
如诗岁月
人有尽时曲未终
罗汉岭下正气歌
桑干河畔的忆念
正当月季盛开时
一代师表叶圣陶
醉在茅台

写意凤凰

周明
著

行进在重山叠嶂的湘西，几乎那山那水尽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图，令人陶醉，令人赏心悦目。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写意凤凰

周
明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明散文集：写意凤凰 / 周明著.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7

ISBN 978-7-04-045724-7

I . ①周… II . ①周…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0498 号

Zhou Ming Sanwen Ji: Xieyi Fenghuang

选题策划	游 滨	责任编辑	左宇晗	项目统筹	王冰怿 于 嘉
版式设计	张 珺	封面设计	宋双成	责任印制	赵义民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http://www.hepmall.com.cn
印 张	23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5724-00

周 明

散文集

目录

- 初见巴金 / 1
- 永远的柳青 / 5
- 不落的星 / 10
- 记忆，驶进往事的海洋 / 21
- 我的心向着你们 / 34
- 如诗岁月 / 40
- 植根生活的赵树理 / 47
- 张光年与《人民文学》 / 58
- 人有尽时曲未终 / 73
- 罗汉岭下正气歌 / 94
- 桑干河畔的忆念 / 104
- 正当月季盛开时 / 111
- 一代师表叶圣陶 / 116
- 醉在茅台 / 125
- 诗心如火烈 / 133
- 冰心的幽默 / 139
- 又见巴金 / 153
- 一生知己 / 156
- 不能忘却的纪念 / 166
- 诗哲艾青 / 174
- 胡同往事 / 178

前年我见王洛宾 / 184
沙飞，让照片告诉后人 / 188
望我故乡，望我大陆 / 194
岁月遥相忆 / 199
巴金：一生最后一件工作 / 207
雨湿神州望故乡 / 222
虚怀若谷的季羨林 / 231
走近柏杨 / 234
将军的心怀 / 240
写意凤凰 / 243
君借缥缈长恨歌 / 247
我与秦腔 / 250
夜“闯”中南海 / 256
故乡的剪纸 / 266
米脂婆姨绥德汉 / 268
“我永远不会和你分离” / 272
洛阳寻梦 / 286
周养俊和他的乡村牧歌 / 290
冰心：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 295
一边落叶，一边开花 / 320
我见到了“乡党”连战 / 325
光未然的黄河情 / 330
云水襟怀 道德文章 / 337
来自嘉陵江边的花香 / 341
多彩的风景 / 346
金沙江畔的歌 / 351
甲午春节访宗英 / 355

初见巴金

在北方。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同《文艺报》两位朋友，特地访问了来北京开会的巴金同志，在北京饭店二楼的一间幽静的卧室——这是巴金同志来京开会临时住用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很简单。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巴金同志的热诚接待，却使我们反倒不安起来。当我们表明来意后，巴金同志表示愿意好好谈谈。从哪谈起呢？我们之中一个是专为巴金画像的；而我和阎纲同志平素话也不少，这时候，却偏偏说不出来了。也许巴金同志看出了我们的窘相，还是他先热情地谈了起来。他用地道的四川话，充满热情和信心地谈着这次宣传会议感想和收获……

“您最近正在写些什么？”听着听着，我不由得插了一句。

“把在朝鲜的一些印象，写了些短篇小说和特写。前一时又陪国际友人回了一趟成都。十几年没回四川喽，家乡的变化可真大啊！回上海后，二月又闹了些病。”

“病好了吗？”我们关切地问。

“好些了，行政工作忙一些，所以断断续续译了些《高尔基回忆录》。”

“最近《家》拍成电影上演了，听说您在写续篇？”

“嗯，要写个《群》是《家春秋》的续篇。大概还要写成三部，不过环境就不一定是四川喽，因为是写觉慧出来了的事。”

“您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写？”这是我们也是读者最关心的事。

“关于《群》廿年前写过一点，但现在要另外写，已经写的那些就不要了。除了这我倒还想写个长篇和中篇。”

“我们希望早点能看到《群》！”

巴金同志笑了。“只要没有其他事的打扰，我一定要早点写出来。”

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关于培养青年作者的问题上来了。巴金同志说他经常收到一些青年作者的来信，要求培养帮助。他认为作家带徒弟的办法是带不出几个青年作家的，

“因为各人的文字、风格不同，你帮青年看稿，只能删改一些错别字，而不能加上你的一些东西。”有人认为改文章能培养好青年作家，巴金同志认为“事实上改文章是培养不出青年作家的，比如他有些什么东西（指所掌握的素材及个

人文学素养、生活经验等——笔者注）你不了解，而你的东西硬给他加上也不好。主要还应该是自己花工夫研究。培养青年作家应该是组织上给创造条件——比如给些书，给些资料，帮助下去生活……能跟几个作家拉熟关系，要熟到无所不谈。”

接着他又谦虚地说道：“跟作家交朋友只能是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不一定他的东西都对！我们过去跟鲁迅先生经常在一起研究读哪些书，写什么，怎么写等问题。可是鲁迅先生的东西却是永远学不完的。……我们的谈话愈来愈自然，忽而谈创作，忽而谈文艺批评，忽而又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关于这个问题，巴金同志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要有领导。报刊编辑部应该有它明确的方针，并且坚持它的方针，编辑有权不登坏稿子。

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具有很大影响而又朝气蓬勃的前辈作家时，不免关心起关于他更多的东西：他的创作生活、家庭生活、年龄等。而这些巴金同志都一一热诚地回答了我们。最有趣的是当他在朗朗的笑声中说他现在刚刚54岁的时候，他笑了，笑得那么真切爽朗。他告诉我们“这岁数在中国算老了，其实我的心情不老，在外国说来也并不算老。有人说我是老作家，不能算的！”

我们也应声微微地笑了，接着又问：“今后除了写长篇

以外，还打算做些什么？”

“我想集中力量写东西以外，有时间多看些书，从别人的书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嘭、嘭……”有人敲门。

“请进！”

原来是刘白羽和章靳以同志。看来，靳以是陪着刘白羽同志来看巴金同志的。因为巴金同志下午就要回上海了，我们只好告别。当我们离开房间时，巴金同志仍然热情地挥着手：“再见！再见！”

短短的谈话，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希望再见到巴金同志。

1957年仲夏夜，记于北京贡院

永远的柳青

作家柳青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但是至今这位前辈作家生前许多感人的事迹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难以忘怀。而且时日愈长，印象愈深刻。

柳青长期深入生活，是我们的榜样。早在1952年，他就离开繁华的城市西安，落户到了终南山下的长安县皇甫村，成为这个村一名普通的“庄稼人”了。虽然他也担任着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却不曾在韦曲城里坐过一天办公室。他把全家搬到了皇甫村。他的住房是利用村头一座旧庙宇修补而成的，柳青自己又在院里种植了些花草树木，别有一番田园风味。柳青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取材于皇甫村，酝酿于此，写作于此。他在和皇甫村农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战斗中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群众把柳青当作知心人，当作自家人：心里有话儿喜欢向他倾吐，遇到困难事儿愿意找他出主意帮忙，哪家女儿出嫁、儿子结婚，总也要先奔村头来告诉老柳。队上的牲口病了急

得没法子，队干部半夜里提上马灯也来找老柳，商量医治的办法。柳青在构思和写作《创业史》的过程中，最方便最亲近的老师就是皇甫村的农民朋友。有时他写出一段或一个章节，必要时就念给农民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常常是农民社员给了他莫大的启示和帮助。我几次到皇甫村去拜访柳青时，我们的谈话常常被络绎不绝的来客（都是本村的男女老幼社员）所中断。社员们有的来向他报告生产上的喜讯，有的和他来商议某一件具体的工作，还有的是发生了家庭纠纷，来请老柳评议、解决，有的遇到了某些解不开的“疙瘩”，也诚挚地向他敞开自己的思想，请老柳分析帮助……柳青总是耐心地帮助农民朋友们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力所能及地帮助社员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队干部、社员们总是愁着来，喜着去，甚至有的两口子面红耳赤地吵着嘴来的，被老柳说服了，走时却高高兴兴，亲亲热热。与此同时，他又十分注意虚心地从农民身上汲取营养，学习他们的优良品德和勤劳的作风。看到柳青和皇甫村的贫下中农亲如一家的动人情景，我觉得柳青之所以能够为我们创作出如此成就卓越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他坚持不懈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生活的结果。这一宝贵的实践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汲取的。

正是由于他如此深入生活，接近群众、熟悉群众、了解

群众，所以在他创作的作品中，人物栩栩如生，语言形象生动，情节曲折引人，生活丰富多彩，真正称得上是农村历史的画卷。他的创作态度也是极为认真、严肃的。有一次在皇甫村时，我偶然在他的书桌上看到《创业史》的人物表。那细致、周密、完善的程度，真像生活中实有其人一样。作者等于给他作品中每个人物写了一部简要的传记。然而这又是典型化了的人物形象。这是多么大的功力啊！当我指着人物表向他求教某些问题时，他笑着说，这些人物像梁生宝他们早已在我头脑里活起来了。他们整天在我脑子里跳腾哩！使你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非把他们写出来不可！我想，《创业史》的成功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不幸的是柳青积劳成疾，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我国文艺界的一大损失。柳青对皇甫村人民有着多么强烈而深厚的感情啊！就在他备受林彪、“四人帮”残酷打击和迫害的情况下，他手中使用的战斗武器——笔，被凶恶的“四人帮”夺去了，可恨的病魔又缠上了身，但他依然顽强地与之斗争！1972年5月，当周恩来总理获悉柳青的病情后，立即指示卫生部门为柳青积极治疗，指示陕西省委要对柳青妥善安排，并说：希望柳青养好病，写完四部《创业史》。总理的无比关怀和鼓励，使柳青深为感动，他增强了要加快步伐完成四部《创业史》的信心和力量。于是

他在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虽然病并没有痊愈，却于1973年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重返生活基地皇甫村，坚持把《创业史》第一部修改了一遍，之后又开始动手继续写第二部。打倒“四人帮”后，柳青也彻底得到了解放！他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在病床上坚持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第二部的修改工作。

1977年秋天，柳青曾来京治病，住在东郊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里。我和阎纲去看望他，不曾想进屋后，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位朴实的然而瘦削的、陕西农村“庄稼汉”模样的老人蜷缩在一张小床上，正在休息。他的身旁放着氧气袋，床头堆着几本新书，暖气管上还堆放着一厚摞小说校样。见此情景，我们真是感到心疼。他显然苍老了，病倒了！我们真不愿意把他惊醒，宁肯只看上他一眼，回头再来。正当我们悄悄退出时，他醒了，有气无力地用他那我们所熟悉的陕北话慢腾腾地说：“谁呀，进来呀。”

我俩又回到他的床边。他一看是我们，笑了。第一句话便是关怀地问：“‘文化大革命’中你们可好？现在哪里工作？”我们回答说，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刊物编辑工作岗位。他欣慰地笑了，直点头，并且像往常一样勉励我们要努力做好工作。

当时，《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刚刚印行。我们提起此

事，表示向他祝贺。他微微笑了，点点头，是沉重然而又是愤怒地说：“你们今天来不是看到吗，我的身体不行了，怕完不成计划了……不过，只要我还能动弹，我挣扎着也要写下去……”看得出，他说话时已经很费气力，时不时还咳嗽，但他的目光是坚毅的，精神是顽强的，信心是十足的。这使我们感到高兴，坚信《创业史》一定能够全部完成。这其实也是广大读者衷心的愿望。我们又和他说了些故乡的情况，便告辞了。后来听说直到他病危时，还多次向大夫倾诉自己的心情说：“让我再活上二三年，我就能完成《创业史》，那时我就安心了。”这是多么感人的精神！这是一位作家的强烈的使命感哪！这使我记忆起有一次我在皇甫村访问柳青时，他就曾经说过“西安城里我是没有重要活动不去的，我希望集中精力和时间，这辈子完成四部《创业史》，就是我对党、对人民尽力了……”至今，这句铁铮铮的誓言依然时时响在我的耳际。它，已经成为柳青无法弥补的终身憾事，也成为我国文艺事业的一大憾事。但是，柳青同志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工农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必将永远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1979年3月，北京

不落的星

已是深秋。昨夜，北京的天气骤然变冷。白日里还是融融的阳光，温暖着大地；夜里，却一阵风刮来，接着就是雨。挺立在长安街两旁的钻天杨，落叶了。就在这冷风跑腿、细雨霏霏的秋夜里，我被一场噩梦惊醒，忽然心头紧缩，感到好像发生了一件什么意外的事情。我失眠了。

不料，10日清晨刚上班，就接到电话通知：赵丹同志昨晚两点40分逝世了！

这意料中的事毕竟发生了。然而我又是多么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人民需要他，文艺事业需要他啊！他怎么能就这样匆匆地离去了呢？

然而他确实是远行了。我们挥泪向他送行，祝福他在去天国的道上一路平安。

我认识赵丹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时，为了讨论黄宗英同志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的初稿，我几乎天天出入于他们这个艺术之家。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黄宗英

几易其稿，单是开头就写了废，废了写，煞费苦心。许是赵丹看到了我们的艰难，只要他在家，就一定要参加我们的讨论。他很快进入了“角色”。帮黄宗英出主意想办法。他的意见，我们有赞成的，采纳的，也有反对的。对于不同意见他很喜欢争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只要你一旦说服了他，他便哈哈大笑地乐于接受了。虽然他是一个名演员，一个老资格的艺术家的，却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对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便是那场“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刮来。我听说赵丹被捕入狱。其罪名，不言而喻，他太了解“旗手”江青了，因此遭受了种种非人的待遇，无辜地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禁五年半之久！据说“四人帮”曾密令：像赵丹这样的人，不好公开杀，就让他监狱里慢慢折磨死吧！——多么阴险狠毒的心肠，多么卑鄙的手段！

但是，他活过来了！依靠着牢固的信念，坚强的毅力，他和战友们终于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春天！他又像往日一样地活跃起来，他希望很快重上银幕，同久违了的观众见面。在自己有生之年，再创造几个艺术形象。

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11月，正当举国庆贺打倒“四人帮”的胜利时，我又一次到了上海。当天晚上，我就去湖南路寻访黄宗英和赵丹，碰巧他们俩都在家，我们庆幸又相会

了。他激动地谈起在十年浩劫中的种种遭难，那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老实说，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难以忍受的冲击。我觉得我也更了解他了。作为一个晚辈，我从他的身上汲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谈着谈着，不觉夜已深，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激动地说：“哎！不谈这些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咱们该喝点酒庆贺庆贺啦！”他从柜子里取出了瓶儿啤酒，又让宗英拿来了几盘小菜，于是我们三人促膝对饮，共贺胜利。我发现他的情绪极度兴奋。他不无感慨地说：我的一生被浪费了不少时间。其中有十年半之久是在两个监狱里度过的——第一次：1940年至1945年，当他还只是一个25岁青年演员时，由于向往苏联，想通过新疆前往苏联学习斯坦尼表演体系，便和好友王为一、朱今明、徐韬同行，长途跋涉新疆，却被国民党盛世才当做“赤色分子”逮捕入狱。还是由于周总理的营救，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一次整整五年！第二次：1968年至1973年，正是他艺术生命达到高峰的时候，又被“四人帮”投入监狱。这一次整整五年半！铁窗烈火，炼就了他一颗赤诚之心。他说，一定要把“四人帮”时损失的时光夺回来！这当儿，他又提起了《鲁迅传》，他多么希望这部片子能搬上银幕，在银幕上创造一个自己仰慕的鲁迅形象。对于他如此强烈的事业心，我深为感动。